

| |
|-----|
| 928 |
| 4 |
| 3 |

荆川先生文集

三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三屯營閱兵薊鎮摠兵開府處

此下係職方併兩奉使作

股肱北平郡烽火遼營持以郎官節來巡都護兵

索駝參陣馬

虜中得三索駝擺陣用之為衝

簞策應軍鉦三令先庚

後八門死地生妖星枉矢墮殺氣葶收行象綴吳都

燧營中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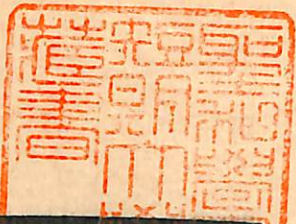
羊分宋士莢生羗休近塞熟虜敢淪盟閱

罷時登眺虹螺憶古城

虹螺山舊大寧都司

喜峯口觀三衛貢馬

貢道走東胡關門控北都每逢金鏡節來獻玉驄駒



酋長花當後山川松漠紆天衣沾蚪鱗國馬出駒駝

乞賞孫隨祖大酋孽子孫十餘人討賞專兵婦代夫有四五婦女領部落入貢

珥瑠珠落錯襠祿錦氍毹槃舞呈靛革侏言譯象胥

白狼回右杜黑水作通衢黑水鞞明堂端拱日王會正

堪圖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

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為海上罕遇是日行

六百五十餘里

島夷頻不靜玉節遠何之誓清萬里寇敢憚一身危

閩卒精風候吳兒慣水嬉黃頭紛百隊白羽颺千旗

擊鼓靈鼉應揮戈海若隨龍驚冬不蟄蛟畏晝停絲

昨夜波潮怒中宵雲霧披天澄鏡光發風嫩縠紋滋

鄒衍瀛洲數莊生秋水詞乾坤元莽闊人世自牽羈

已傍漁山泊還尋馬跡期日昇看畧轉途變識針移

雙嶼厓門險半洋礁石奇從來惟賊路今日有王師

待獻經營績三山勒一碑雙嶼港半洋礁皆海中

謁夷齊廟二首

未訪箕山塚來經孤竹墟精光猶日月冠冕肯泥塗

國合歸中子心元避獨夫千年北海轍還見盍歸乎

歸周仍避紂渭叟况同襟叩馬何饒舌採薇還苦吟

當年諫武意昔日事殷心生死知音在明夷用獨深
叩馬之說不經見而詳於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
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
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
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與夫既已身遠避之而又
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
於不類此王臨川輩所以據孟氏以征史遷之誣
也嘗思之而得其說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
身事殷伯夷叩馬而諫然則始終與伯夷同心者
文王也文武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

盡善於武則微意亦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於同
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於始同而終
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誣哉

古北口觀降夷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

古北有降夷十

數家男婦可四五十人並朝河墻內居

潮河北來幾千里夾岸穹廬雜軍壘傳聞漢官旌節
至驚咄歡迎競羅跪抹額貂皮并繫腰胡婦赤脚胡
兒履中有老胡能漢語辨髮一條銀鼠尾告言天煖
弓力弱箭塲乞移三四咫

胡精於射而不能遠又弓解膠之時晚告移塲稍近

蓋撲寫實也

蹲腰搗目滿彎弧箭箭齊奔月兒裏當軒賜

與錦纏頭漢人喝采胡人喜自矜長技正未竭一躍
上馬事馳突珠帽半不賣歌邪鐵驄驕嘶弄鯨飢可
憐人馬如爭巧人藏馬腹馬人立翻身倒卧馬背上
馬尾翮鬆亂人髮忽然馬去不聞聲一路驚塵向空
沒滿眼流星透烟霧道是胡兒飛箭發想見天山射
鵬時意氣雄豪誰可越騎歸人散悄無誼卸却牙旗
捲秋月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萬里羣山盡海頭誰築關城控上游巨靈劈山鬼鞭
石英雄作事與神謀

此關徐武寧築

水壓蛟龍蟄深窟陸斷

豺虎潛遁陬司馬分符來作鎮坐銷奸究護神州夜
半鳴雞空獻計橐中置人仍被搜

魏冉故事

深秋邀我觀

海樓水潦初清海霧收風恬浪細魚鱗起隔岸隱隱

見東牟百年海禁頗嚴密烟波莽闊無行舟

聖明弛禁濟饑窘米船銜尾浮羣鷗

時遼人大飢百

船到岸一船覆大利小害誰能周遼人生不識舟楫

雲帆錯指旗上遊午炊且飽盈瓶粟夜卧免唱量沙

籌幾時醜虜忽東徙遼薊騷然闕不休關外胡笳關

內柝婦女乘障夫虔劉鴟蹲蛆食安可長瘼肉不剪

成懸沉會須驅逐遠漠北安得猛士挺長矛昔人失

却渝關險腥穢中華千古羞

盧龍行 詠田疇

公孫昔日據玄菟北連躡頓騁狼顧曹公萬里動征
師到此沮洳不得渡田生義俠又知名駐車虛左親
邀迎屏人慷慨談心腹兵家詭道先虛聲盧龍小路
纔一騎佯言返旆潛度兵夜半遂斬名王首一矢不
折鯨鯢清功成笑擲封侯印依然被褐返茅荆當時
策士如雲擁奇謀却屬一書生山川寂歷霸圖歌辟
蘿滿眼高蹤絕瀚海陰風鼓角悲燕山寒月挂旌旗
祗餘今人守塞處猶似昔人出塞時俛仰乾坤一回

首賢達伏藏何不見華陰鬻履生詎識平原賣
漿叟自憐局促畏簡書安得停車訪巖藪

卧病作二首

孤踪原自與時屯兩月郎官半閉門藥石番爲二孺
笑精華祗覺百骸存魯門未慣爰居性楚客愁窺虎
豹閤却憶扁舟秋泛處洞庭木葉水波翻

閒情已覺釣非釣末路又居才不才燭武本非食肉
相無益亦被入宮猜雍容珮玉身難置馳騁兵戈心
又灰擊劍讀書堪自笑昨非今是好歸來

至職方作余初釋褐補官武選主事今適三十

羊

畫省棲遲已卅年今來似有再生緣署郎馮叟何言
晚薄望東坡半是仙心事江湖思報主兵戈南北愧
籌邊簿書若謂真成懶日畫先天幾箇圈

再官京師懷趙浚谷中丞

江潭詎意復修門舊侶京華訝幾存跡比孤雲難有
託心思公子欲何言太白幾時還避畫鬼方計日想
稱藩李廣鴈門今罷守短衣獵騎正秋原

嚴介谿相公見示戊午紀年詩次韻四首奉贈

黃閣成功久宴然問齡纔及卜熊羊俯躬忘却絲綸

貴臞貌真疑山澤仙賜直內庭頻守歲

公每歲除夕亦不休沐

獻謀前席幾回天更待風烟靜南北九重還見錫爰

田

精神海鶴羨翩然一入瀛洲五十年朝野共推黃髮

老身名何必赤松仙經綸不廢烟霞味寢食常嚴尺

尺天歲歲續成時政記豈同先輩錄歸田

老臣半度自疑然夷使趨朝竦望年帝割不名多署

字歲星應象或稱仙膝前欵語驚忘食禁裏乘輿訝

上天知公不忍庖厨意九野春回是寸田

某嘗俟食於公語及人與物同之說公慨然有

遠庖厨之戒故云又黃庭經云寸田尺宅

游絲掖戶對悠然猶似鈴山靜卧年雅性好文兼好
士修齡非藥又非仙夜調羽檄消多壘晝接龍光切
九天自愧樗材虛汲引祗宜仍舊種瓜田

密雲閱兵作

亭徽逢秋鷗羽輕良家六郡試雄兵一夫天險盧龍
塞萬炬星飛翼虎營清笳乍歇聞鳴鏑突騎繞迴見
伏旌有道四夷方設守年年長此護神京

度潮河

流淺沙明自可憐未經秋潦轉澄然馬腹浮河仍飲

水甲光映日更搖川幾處穹廬移就草

有屬夷並河居

數家

旣脫曲依泉沿堤猶見青楊柳祗覺南州鄉思懸

夜上石塘嶺關

白河入口石塘城上流元自古開平巖立星辰孤墮

影野清刁斗空傳聲戍樓倚月橫吹動虜帳燒腥遠

火明魏將殞身曾此地邊人語及尚沾纓

正德末魏年參將祥

難被於此

石塘道中

高城落月鴈飛斜數畝沙田稻亦花路繞曲河十八
度人棲碾石兩三家堠烟山靄爭明滅戍笛秋聲并

慘嗟聞道松亭遣探騎時時愁被熟夷遮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寧之經畧也

諸城皆在山之窈此城冠山如鳥巢鼓角千峯虎旅

散漢胡一路犬牙交蘄鎮一道漢地與虜盡相交又如之字熟夷生虜

通番覆怪石崩川爭怒號到此令人思猛士天山萬

里縱鳴弰

宿黃厓營

棲棲終日旅邊城夜向黃厓問古營幾家戍鼓漁陽

搽聯騎鏡歌蘄北行漁陽搽蘄北皆樂名峽束雨湫高怒水

山凹樹竅激秋聲躍馬壯年微志在不緣此地客心

驚唐人蘄門詩云燕臺一去客心驚故反其言以為結

游遵化湯泉

絕塞逢秋已覺涼此中氣候訝非常流金每似臨三

伏晞髮真成向九陽山烟靄靄分朝潤草色青青敵

夜霜我亦臨流堪一笑稽生盟浴久相忘余有稽康之癖不沐

者矣卅年

登喜峯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絕頂孤峯見廢關短衣落日試躋攀三秋豹旅方乘

障萬里龍媒正滿山候鴈似隨鄉思去寒花將送使

臣還籌邊迂薄真無補空望伊吾抵掌間

曉發喜峯

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疎星度峽時。
未返王孫猶草色，初來戍卒是瓜期。
去鄉祇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脊危。
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誦采薇詩。

入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

秋色

漫漫嵐氣半晴陰，城堞庭柯葉亂吟。
始覺孟秋雲物至，因知宴歲旅情深。
孤鳶影跼寒巖草，鳴螿聲連野戍砧。
戈甲滿山乘塞卒，天驕何處欲相侵。

月下小坐書懷

滿庭圓月坐孤松，聊息塵機長道容。
任俟早知同畫虎，談兵晚更笑屠龍。
支離避疾猶分粟，泝澣乘時亦請封。
蕙帳故山應待久，尚從長樂聽鳴鐘。

寄姜白二子

日閱軍容夜馬蹄，孤懷猶畏簡書稽。
眼中親識皆夷貊，處處多虞帳裏夢。
經營亦鼓鞀，盡省薰香行載橐。
石渠校籍坐然蒸，寄語雍容鳴玉子。
可能相念到遼西。

薊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伏櫪衰年久自甘，爾兄迂澗爾偏諳。
心窺秘筭逢人噤，篋貯陰符向夜探。
犀渚青楓烟際棹，金陵近龍沙。

白草露中驂鴈行正笑難如鴈飛去飛來北又南
狗馬病多經絕塞棟華室遠隔南天每思原上聽鳴
鶴始訝山頭望跼焉可以去乎仍戀祿無能爲也更
籌邊頭顱長盡山林骨木食莎衣信有緣

還姜白二子衣

試整戎裝出漢宮解衣何意故人同野容聊免披顛
倒命服堪將襯黥葱孔陽爲映朱旗色借姜緋衣稍故因
經紫塞風今日還君篋笥裡依然搖曳禁垣中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
稱爲驍將

穹廬元以射雕稱一騎常先萬馬騰意氣肯甘胡地
老勲名終屬漢壇登斫殘右臂方揮刃殪盡追鋒未
釋冰歸自虜中還破虜古來名將亦誰曾

謁夷齊廟 方道長邀遊

爲仰風流百世希長歌招隱坐漁磯昔人何處羣麋
鹿此地深秋尚蕨薇征誅揖遜有今古餓顯祿隱無
是非但使斯人皆可侶不妨到處坐朝衣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闕一首時近

萬壽節四日也

幾時承遣出彤闈寒暑俄驚節候非霜隕塞門猶葛

屢風淒朔野亦絺衣 中秋誕

聖金晶會百里瞻天紫氣圍日與長安俱近處莫陪
鵷列轉依依

順義公館次壁間韻

虜入山前山後州控弦萬騎此屯留四郊壘壁猶餘
警十載瘡痍尚未收野長蒿萊仍課馬兵僉子弟更
防秋使臣多愧詢民瘼自詠小東誰爲酬

登懷柔城

塞下孤城古白檀半臨平野半依山秋來亭徼無箋
火官馬千家首稽顙

小邑蕭條恰似村日中市井已扃門山田砂礫希禾
黍只有城西種果園

黃花鎮拜

聖誕

珥貂拘砌曾爲吏握節封疆又此行日近長安無百
里星迴

帝座正三更簫韶律應軍中樂羽衛光搖塞上旌廿
載違 顏江海遠却因咫尺重含情

詩奉

命視師浙直介谿相公見贈次韻

不才黽勉從王事戎馬驅馳南北仍意氣本非投筆
容生涯聊似出山僧兵謀豈足窺韜豹國士猶慚賦

大鵬李太白感司馬子微知遇賴有

廟謨曾密授海氛應見計時澄

月夜渡蛟門海人相傳蛟門波浪最惡如江之蛟也

大洋萬里無拳石却見羣山亘海中忽然石壁開雙

峽坐覺樓船聳半空島以戶寬延滿月潮緣口窄弄

驚風誰能一矢穿蛟窟祗憶樅陽漢武雄漢武射蛟樅揚江中

三沙抱病夜坐東梅林督府

領軍韋獻本清癯藥裹常隨倚劍餘日御短衣巡壁

壘夜支倦體閱軍書莫愁深葦難搜雜試筭窮巢易

掃除虎將眼中誰可仗佇聞幕府策何如

和陳黃潭東歸一首

吾亦欲歸讓公早此行不異登仙好試看苦戰東海

塵何似高眠北窓曉宦情鳧鶴任短長世事鵲鳩誰

拙巧他年約訪祝融峯爛熳煮青精相對老

浙中流言王遊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

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答并以志喜云耳

後總督細查王游擊喪兵之數止是九十四人也

兵畧元非素所聞踈才多愧薦書勤自知薄相難成

事共咲狂謀易憤軍雄閫豈堪分玉節岩扉祗合伴
松雲東山繡斧深懸望佇看神機靜海氛

三沙病後夜起翫月書懷

軍中元不解衣裳夜倚危檣歌慨慷已慣羸軀常食
少從教短髮尚心長海能儘月空無水潮定期風颭
有銚不爲督師經遠涉何由此地玩清光朝長落至
三分以上必起猛風一番每潮汐皆然蓋潮自生
風非關大塊噫氣與虎嘯而風冽一理此非久在
海上者不能知所以儒家未之言及惟潮與月與
風與陰類然則潮之應月又何疑也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兼血疾伏枕

瘦骨迂才堪竊咲豈能萬里事橫行一身自試妖狐
穴三沙入賊巢與賊對
面止隔一箭餘地六月深驅瘴海兵陳湯擥痺
緣西域韋叡虛羸爲北征我愧古人無萬一却令二
病偶然并

赴官揚州與左妹夫兩弟鶴兒白壻登金山坐

禪房一首

衰顏久欲寄名山江國征師幾往還隔水空知戀桑
梓紆籌豈足靜夷蠻淮天鶴唳軍聲壯海戍烏樓戰

舸閒

時倭寇剿盡海氛暫息
用左傳齊幕有烏故事縱是維揚迎帥急道人

且坐白雲關

題墻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叅將府也

塞垣飽歷雪霜寒直上無枝只屈盤邊人自識將軍
樹我來權喚大夫官

游湯泉四首

幽都自古號寒門重續年年亦不温信有燭龍蟠地

底亂泉噴出火珠翻

湯池皆珠泉古詩燭龍樓寒門

坐看池底絢霞光疑是蓮花火裡藏借問幻師誰會

此乾坤爐冶炭陰陽

賦用賈生賦語

戎馬驅馳未息鞍春風沂曲一盤桓試憑活水洪鑪

煖暫解儒生徹骨寒

萬樹不知霜信至兩厓時見火雲升一就薰蒸聊可
喜爰來還想玉壺冰

宿七家嶺驛次壁間韻

莽莽沙河水分流亦有涯瓶罍開小市蓬蓽擁寒沙
去縣無百里依山僅七家偶然成一宿聊喜息紛華

食蒜

三食齏粥猶嫌穢百味葷腥又不嘗頃來食蒜如飴
密已換山中一副腸

題豐潤寺中古鐘

腰下已磨鳧氏舞頂間僅屬禹王堆外國竒文翻不出山僧道是海中來

游鑛壁

一峯特竦如削鑛古松根透石紋裂我欲峯頭看八荒安得手中憑九節

銀山寺說法臺

秋山面面翠屏迴孤石支撐說法臺想見高僧開口處諸峯曾與點頭來

橫嶺

一番石與一番錢懸綆千尋未及泉吹玉往時猶可

詫汲金此地更堪憐

七夕公館憶海上二首

牛女雙星隔水明一年一渡尚心驚天河風浪何如海海上征人晝夜行

一水盈盈幾許遙猶煩靈鵲爲填橋千年精衛空銜石漲海烟波只自饒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答顧東橋少宰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為之貴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亟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亟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塵壘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為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

新八文集卷五
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
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
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
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珉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
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砒砒耳瓊瑰砒砒亦莫不
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自知其爲砒
砒耳僕迂褻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
古文詩歌追琢剡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
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
以游心六籍究賢聖之迷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

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
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世
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覲乎
其外蓋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
哉即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
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
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
嘗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立園時也於公
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釣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喜
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

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忻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悞熟獯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恠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污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

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赴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州州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之懷更希教之

答張甬川尚書

順之簾頑非畜德之器迂疎非適用之才徒以簾頑近乎質木迂疎類乎澹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

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間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

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日有愧嘆此豈明公之過爲避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開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競業此心至老益彊類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疎所以弊多積於循襲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

惡以泚人心至於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也而寔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而挽之禮義廉恥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

於外其承歡於內也益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問書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諸惟台照不宣

又

曩承手教諄切皆道義肝膈之語感幸感幸至於所論學術之虛誕與其毫厘之差則皆足以惑世而害道此切中當世學者之膏肓鄙人亦嘗深憂之而未

及面請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非君子之所急而況其誕者乎若羅兄則雖不知其近來所見與所論何如然其人平素篤行之士明公亦深知之矣承示大學小傳蓋發於涵養之真而多自得之說至於身心意之別以正心為主靜之學雖或異於朱傳而寔合乎濂洛之微旨矣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

異乎豈所謂凝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更願教之

寄劉南坦

自前年奉教後每切馳情去年獲奉手教再三捧誦知愛僕之深望僕之厚未有如明公者亟欲過霄上登長者之堂一扣謝且請益焉而未果也僕稟氣素弱兼以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又不過強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其於古人性命之學蓋殊未之有見也至如所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蠅甲化枯枝以耗散其精神於故紙間不知

返者則日夜有之是以未老而病無病亦衰蓋明公
之所以爲僕慮者真可謂先得我心矣年近四十疾
疾憂患之餘乃始稍見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
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又參之養生家言所
謂歸根復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數年來絕學捐
書息游嘿坐精神稍覺有收拾處然宅舍摧塌修補
爲難譬如敗家蕩子早年縱浪於聲色狗馬糜費百
端及至轉頭而囊篋枵然矣此老氏之德所以貴於
早服而重積也奈何雖然程子自言吾受氣甚弱
年四十而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問之則曰吾以忘

生狗欲爲深恥僕誠不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
公之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寶珠或者只恐不轉頭耳
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凝神聚氣喫緊處長者
固有經驗方容積誠面請也文從過常州僕以屏居
荒村不及知知時則文從已往荆溪矣謹令人問候
得在容操履杖以從

與王龍溪郎中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
來者云及吾兄以佃奇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
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

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嘆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吏欲污蟻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既又復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亢疑其異聞孟子不見儲子而屋廬子以爲得聞古者師友之間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爲迂其問以剔扶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

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廬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狗風水是世人之狗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爽朗超脫得之性成僕每竊嘆以爲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絕非食烟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真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闔兄之藩室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爲是必有說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迹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

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
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
寺田出上官之于何必固卻以爲潔風水有事機之
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是闖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
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子惡行恠而愿人亦譏其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
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汚也特合之耳其
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可知也
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
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恠歟古人有放君而

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
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
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群然疑之
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毋乃不
適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
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
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聲色貨利之外
也而祇曰不適不殖真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
湯真若與聲色貨利之相持然若何也以尹之所樂
者堯舜之道也而祇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

歷歷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樛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著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爲玉碗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給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踈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已日乃孳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爲何如然

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間無恙之泛語既不宣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間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艸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

歷歷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樛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著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爲玉碗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給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踈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已日乃孛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爲何如然

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間無恙之泛語既不宣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間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艸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

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蓋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撫然而嘆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効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徃徃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

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能戰是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於陸其血玄黃夫陰旣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士大夫蓋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己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徃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己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

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
不爲不深知已然竊有少恠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
好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胸臆而動
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
也膠而難解苟一不解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
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
勞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
按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
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
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

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
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其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
鬪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損者無乃
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
之過歟夫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
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
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
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
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
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

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
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慵工道丐之
人微幸得十數錢則買穀市酒一醉大呼自以天下
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乞以程錙銖日
夜若不足藉令此二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
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
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
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
有短而卒無不腐爲堊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
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

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真有矣而況
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
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
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
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
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
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爲言
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
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
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

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後為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為之又以為既樗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年之後或為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當托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

去兄既遠誰為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採至如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見已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羨挈妻子以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為人師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為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何如而其為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

或如鑽礦而不入僕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於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為兄慮也夫為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莫急於夙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夙勵之又恐非一僉事之力與三年之間所得為也奈何家父言某縣某人者在京師百計詆兄此甚可為勇於任事者笑也然在齊東得無亦有如某者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為而已何較於彼

者我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聞於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熟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在菴兄過常不及一會殊為悒悒并以相白

答俞教諭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學病於博襍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肓之証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

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為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
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
為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
能自己者也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搜羅
之心其於岩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
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
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
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岩穴
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
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

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
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為義塗也若使有
獨為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
不為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
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
去誦與書也苟無為已之心則弦誦禮書亦祇為干
祿之具苟真有為已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
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為
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教
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為若不開此一

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爲此極是
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
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教矣而猶
瑣瑣為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為脫
洒而向之教舉業未為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
足以閉人之利塗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
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
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
非齷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
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

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
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
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齷處即
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為聚精會神極深
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為恣心玩物爭能好勝
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藝與德之辨
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
者此道也義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臯之刑名至於
垂上和矢伯益烏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為之而堯舜
若罔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

道自處而以藝士譖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臯以刑名自處而乃為其君陳迪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教胄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曆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五器張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義和則曆象便為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為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樸技藝為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為兩事則辨之

亦不敢以不明也蓋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為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為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性命為上一截色聲度數為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今執事固有教人之責矣今之教以舉業縱欲罷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執事之

隱居修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著已之路而嘿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嘿消其爭能務勝之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為心病所為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

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為歟無為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成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以為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答戚南玄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兄之惠我極厚極厚非言可為謝也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個不得說作二個不得總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繞

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
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
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
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
即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
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
短之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即是
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
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
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答王生宗道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
胸面目之詳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遍殊覺精神不
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如德州接過一事乃是據
宗道口說故叙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若使前時宗
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
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劉介之士其言亦自足
以傳信不待予也既已爲唐君作銘爲之投筆三嘆
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
而老於郎署又年不滿六十其清修絕俗亦自足以

結裹此身而風沒世彼世間取高第為大官享耆壽
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
時莫不自以為最得意然絕汲身便與臭腐糞土何
異若此者其於唐君何如哉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
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最切切也
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
願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所轉
乃是挺挺自作豪傑亦所以不負唐君衣鉢云耳勉
之勉之

與唐一庵書

使者來弟杜洞庭歸時乃見尊東讀罷不覺悽然之
甚吾兄盛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天其嗣也
哉為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
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
者卜子夏哭子喪明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
及東門吳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于
此尋究真源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
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為中也

寄黎知州

辱來教云歆羨辟援之無也易意必固我之無也難

澹泊者無所愛而自甘高明者有所主而自執此意
自前人未有發之者非吾兄真實體會不能了了至
此僕謹聞教矣甚幸甚幸夫齋塵細塵總來一塵心
是活物周流六虛本來如是意必固我安從生哉畢
竟歆羨畔援潛根內伏有纖毫洗刷不盡處也既
曰意必固我矣則未可語畔援之無也僕間居自咎
惜從前意向之未真覺一切妄念之為累近來工夫
惟有嘿嘿知過而已兄所過獎令人赧然不敢當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道也東城篤行堅至在朋友
中絕少于此顧僕也淺陋何足以發潛德之光謹據

狀恭以同遊時所見聞從實書之不敢為諛墓之詞
亦所以體東城之志也中有踈略與不當處更望痛
為抹削惟吾兄勿讓

與鄭淡泉文選

別兄久矣僕居閒無事時取晦菴先生之書讀之至
答陳永嘉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不覺慨然發
嘆以謂三代以下人材與三代以上劃然隔作兩截
其隱微濫錮之病只是如此然同甫亦是豪傑豈肯
便自坐落利霸窠子裏去只緣差却於其流遂至
於此有志者真不可不慎於毫厘也試以請於兄兄

試教之

答洪方洲王事

承示關改藹然寬恤禮讓之意至於節用惠商以身先之非吾兄雅志古道不能為此中間意有偏重處亦稍為指摘一二以復來命自嘆艸塾書生不能識知權場事體終為目論耳萬不如吾兄身歷其地而斟酌之之為精也雖然山人所知者去權場中弊病猶易去心術中弊病則難昔人謂有意為不善與有意為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

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吾兄向善甚篤持身甚嚴迥在流俗之外僕一見而知敬之如瓦石屑自是不能障兄第恐所謂金玉屑者不謂無一點半點尚著眼中耳二程全書近曾留意否冬來獨居思兄為切杭城多事僕恐不能來蓋山人之道宜爾也俟面奉報

與王湛泉文選

兄之為文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張目吐氣以為三代直道復出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

不悵悵然失望僕於兄之為文選也則竊與海內之士同其慶喜而於兄之退也獨不與海內之士同其悵悵者何也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後之君子道德功業不如古人正坐積之不厚發之太驟耳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豈古人才力智慧不如今人蓋以厚積而薄試之也今兄去古人強仕之年猶未也願兄益自恢廓勿以三代以下功名為可足勿以古聖賢精一之學為不可至乘此山林多暇專精致神使反之於身心性情性者益邃以精而究於古今成

敗理亂之故者益練以熟積之於優游而發之於勛勩所以任天下之重有餘裕矣豈止為今日第一文選而已哉此僕所以不暇為兄悵悵而敢為兄賀也海內同心如兄能幾自屏歸後以兄在文選嫌不敢奉書今兄既還山又吳異南北相去且五六千里無由一相切磋耿耿如何僕也禱散無似自別兄後毫髮無所長進惟舊來面目兢兢不敢變壞此可用以少慰知己之懷耳至於驅馳當世非惟才有所不可抑亦性有所不宜也兄在文選時乃獨勤勤推轂故人之意則厚矣

與陳後岳叅議

別後戀慕不捨與父病衰頹之狀大略具之葉紹興
通判所寄書中令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
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爲不深且愧
愚昧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
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二三而鷓
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
者乎兄去闔越不知復以何時爲聚首之期非惟僕
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
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悵豈特以酒

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爲必襟用王
霸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憂憂乎
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
此自膠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論
議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
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
兄在湖藩清修之節剝繁之才自與時派迥別雖然
亦願兄母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
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
竊謂三代人材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宏贊之

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所
以經綸於世者率亦踈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
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
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
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
闊大而無漏固不可謂無其人焉而非謗謏然功名
自喜者可以跋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
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閒無事欲得國朝諸
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
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為我留意至

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世多散軼不存亦煩兄
試博求之救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
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辭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
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俟他
日有持後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
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
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
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為痴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
桑榆竊以為快艸中白

答屠漸山諭德

自聞兄有疾時以為懷夏間富生于德來學每因富
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屠家稱缺
陷世界故物忌於盈吾兄之才與其所享可謂完矣
乘除消息天行則然吾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
損虧焉而大受於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
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雌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
罹此疾疾則寂寥枯淡之中靜思默視種種世界種
種伎功無可恃不朽者必將於幻身之外別求所謂
本來面目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以精而其所
得於病者不既多乎此僕始為兄憂而竟為兄賀也

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兄勿以為濶論如何弟年
來奔走荆溪今歲始買小庄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
有定居衣食稍能自給一身幸為天地間一閒人矣
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業冀少有得焉以畢宿志而
海內知交皆散在四方昔人取多聞而恨於獨學之
難每以為嘆而知交如兄者則尤往來於懷也向嘗
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來僕又不能往奈何今蹉
跎又經歲矣後復如何使來承委令兄祠堂文字錄
僕素病羸自鄉居以來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
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

宜以此爲解然復自念平生未獲請見於九峯先生
既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爲之叙論若深言
之則近於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違
於銘以稱美之義不滿於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
去則又重以違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之
所不遠數百里而託於不文之辭者蓋以迂褻之人
不能爲諛其言或可以信於後來者耳今以平生未
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措乃嚚囁而爲之言是
無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欲
相託之意也是以敢直心而辭於將命者且其人之

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既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
亮之冬中南游必得登兄之堂傾寫所懷不盡

與田巨山提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
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強起
也病婦以來生平交遊一時兩散空山獨坐每每念
之令人無以爲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夕之權不能
解之于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於孤陋也
奈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慰甚約之
又言吾兄以好畫之故至欲手自摹榻則僕之迂滯

所不能解者然吾兄專疑純靜豈謂沉溺于此或者
居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為戲耳僕竊謂遊藝之
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堯列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
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
書學數則不過武弁之粗材與胥史之末技是以戴
記分為德藝上下之說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况
又不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画不過如鄭虔王
維輩何足學也况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其一水一
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
來無多僕嘗誦而笑之以為履常知書画之有益而

為益有甚于書画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
之不足以給書画而書畫祇足以糜費歲月者履常
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
于聖賢之後尚惧枉却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
一切罷去况更有贅日剩力為此舐筆和墨之事乎
然僕聞之畫家之說亦不以舐筆和墨者之為工而
必解衣盤薄之為上乃知画家不貴能画正在能不
画耳若此者所以疑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画品能
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不乃為土
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別後携家至

陽羨謝去世事牽纏時時閉門默坐始知平日汲于
多岐蕩精搖神之過每讀邵子勞多未有收功處踏
盡人間間路岐之語則憮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棋
賦詩博聞強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經月
不成一韵或數旬不展卷雖或為人所強與自強為
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絕無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
則荒落疎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為此其志亦欲發
憤刊落收功一源而力必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
與二弟正之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

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
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無益靡
費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俗情
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
為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
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也學者公共
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
於人許多病痛苦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與薛方山郎中

為別甚久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俱集自惟年垂

四十已蹈無聞之戒世間事既幸不復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竟是何事回頭一看不覺噓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徒盡已謝遣交游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天地間一閑人不落閑攘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謂此身甘老朽尚無閒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為闕亦從生徒交游之例盡謝遣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閑攘套子也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居城中如前所說欲效古人隱身廛市陸沉於俗者不識能乎否耳吾兄方為時樹策勳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閑事亦當傾耳以聽下風也

與張西磐尚書

伏惟明公清苦之節直方之氣蓋得之天稟而孳孳好學老而彌篤此海內後生之所慕望而興焉者也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不相似程叔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竊惟明公家居以來所以專精致神究極高明而深入古人之

聞奧者固益知非淺夫之敢窺矣北冀南吳何日得一奉教左右藉鍼砭以自淋耶某少頗不敢自棄今年且四十益覺進德之難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古人寡欲慎獨工夫真未敢少艸論也奈何奈何承命少堂記久不敢虛長者數千里之托所愧文字踈陋不足以發揮道眼之所觀聊述平生自念此心通塞存放之機以就正焉而已幸塗抹教之吾人在宇宙間不論進退隱顯自有事在成已與成物原非兩事明公之德風于鄉而信于天下久矣鄉里後輩中有可與言者時與提撕使趨正路此亦所以接續天地間善人氣脈于無窮也何如何如風便惟不靳遠教是望

與王體仁

體仁與吾別且三年知工夫當更有入細處至於世路利鈍一切不足道也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却一生到底終無結果可時時將忘食忘寢舊案叅對便見得吾人今日工夫

較古人疎密何如也如鷄抱卵如龍養珠仙家煉幻
形者猶然況人為真性命者乎便間聊此致愛助之
意容相約過毘陵一相切磋也

與王堯衢書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
居陽羨此中山水絕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
二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
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強力
好之近始覺其羊棗昌歎之嗜不足饑飽于人非古
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

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
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
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
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
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為老生爛語至束閣不肯觀
雖其苦心救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
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
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
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為恠且平生亦
頗能自為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鴞之所爭

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
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
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
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
若干人僕之駑駘十不以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
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
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
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
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覲乎凡
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

必且棄去以為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為處亦有甚
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趨
趨囁嚅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
且向惟不能為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
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
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
忤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既不能為邯鄲之步竟
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
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

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迷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於
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
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小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
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
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閒飲食於富貴
之家腥膏滿案且噉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
此者以為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
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
自處不當遠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
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

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
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于與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
所謂行道為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
得於進又不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
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
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
意僕之以是為愛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
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
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為僕戚戚也望
吾執事早晚間曲為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

心亦稍舒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為宇宙中人其於塵俗奔走縶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周約菴中丞

其自屏居以來自以臯隸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羨山間坐

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尚未能繼掃門之役以承教語叙衷曲此其懶慢之罪僕猶自知況長者乎以為宜麾而棄之矣不謂過辱記錄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尚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捧書自激竊感且嘆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尚以僕早年受知之故蓋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古人之尺寸焉而未知僕今憊鴛樗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適時加以弱冠後任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

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氣而試未成之學
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恠哉猶幸免
誅僂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疢三十以後齒髮漸衰委
形既然志氣隨之即如讀書為文本是嗜好近或挾
冊讀未數行輒眊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時或
為之輒終日汗漫申紙紙筆竟不能成十數字而遂
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之玩
即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靡不比於人也可盡見矣
此其意蓋欲槁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宇宙
廣闊著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敢一

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管鄧所
長亦何敢不自量而攬焉以為可幾乎且夫淮陰南
陽其始皆匱其器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之勢
如良鑿之隔垣而洞五臟也故其壇而拜焉廬而顧
焉則以造次一二語而圖王致伯之略遂以定況齷
齷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如弋
者以百發而微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大拙
之効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遊息機之後而自此
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強自鞭策固知其不類也
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甚自愧

也雖然自平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既久之乃稍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為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揭耳目為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衆矣是以事功流而為權計技術流而為小道凝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樸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伐功殞其軀以輅之才局於方技僅於華駝朱建平鑿相為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

韁鎖已獲斬斷至於象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注心焉今盡以懶病廢竊以為絕利於百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愆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為古來儒者所以自泚其身之學其命脈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挹膝高吟之儔則心不敢當謂僕為今之腐儒鄙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

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辱愛之深故不敢
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明主側席正
豪傑展効之時為社稷計維公輩一二著舊隆中之
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壑鄙人其盱而望之矣

答周七泉通判

僕自來家居多是謝却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
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寔種種欲根
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着寔
掃除益悠悠之為患久矣近來乃於一切應務不敢
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鍛鍊從此
工夫頗為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
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攘開汨沒中能誤
人也禪家之絕去塵緣一蒲團了却此生此所謂果
哉未之難矣吾與羅兄近來工夫不得一面證奈何
然此心清時未嘗不對二兄也

與兩湖書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而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
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
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
如僕者才至駑下向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

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為已之間即古人所謂勇撤臯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

反躬為已之說而磬欵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已之說而磬欵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於其舊之之為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虫篆刺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

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身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身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况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為惟恐况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

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况不以僕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念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此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溪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寐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

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
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
何時得以吾兄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
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
否弟數年間頗夢寐於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
之外亦無意矣會念菴兄并煩道鄙懷漢書批抹約
四五十傳亦頗盡之并奉返以全信

寄黃士尚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
遼海之濱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

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修蓋寂寥枯
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
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
遂沉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
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
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
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
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
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纏繞
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鏡歌鼓

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梁之士同其慷慨而
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勸心而惕日
也火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文一卦日
玩一文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
於枝葉無用之詞耶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脚
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著工夫待其
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
洗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
欲不為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異焉者
也天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

朋將籍兄為助日日望之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
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昭

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為
應酬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
鑿閭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
之士人亦可為旅中蓄德之一助也

與項甌東郡守

索居既久益嘆朋友合并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為
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閒
此時弟甚踈鹵不能有所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惇

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淋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惻惻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洒洒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証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却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腳踏實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別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

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葑菲可以少贊於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稟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稟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為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臯陶論九德寬而能於栗直而能於溫沉潛能刮高明能柔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効也夫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由赤子之心擴而充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

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為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

兄者尤少如弟踈鹵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甚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馮先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為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間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後容聚語幸委曲一贊之

答江五坡提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游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為悵悵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註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頗詳竊以為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古今其功最多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兔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板譌謬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

兄之刺此學者可為幸矣而僕山壑之人顧先得之不尤為幸歟中谿又欲刺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刺也兄可贊之伏惟兄之蒞閩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丕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才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端為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為提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子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為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人之善作

人者為可歎歎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牽柔暗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為剛中者又加少耳故臯陶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強而義而箕子亦曰高明柔克况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收歛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中使剛者必塞而不近於露強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也密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人才風俗轉

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材力亦何難也嗟乎士之蕩於紛華競於馳騫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勵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則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礪之也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礪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師而至于五百家為比比有師豈特教萬二千疇者則賢哉彼其教五百家者亦盡賢

荆川文集卷五
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為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瓌尾自卑嗜利無此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為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曩與王道思書亦曾及於提學之說大抵不出所請教於兄者矣僕今歲移家荆溪此中山水清絕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儘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

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斂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擢精魄之說此兄之甚愛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州少白

答廖東雩提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汲為空谷之慰又辱兩示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此有僕曩

皆獲與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
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岩言之以為東零之文氣骨
甚勝無一點纖靡悞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零
而已春間讀兄所為文視京師所見則加勝焉近復
得讀兄所為文視春時所見又益加勝焉駸駸乎作
者之堂矣頗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安也雖然
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淫
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
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為
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聲

利之歆薰塞宇宙日夜馳驚寡廉而鮮耻儒生習見
以為當然其有以講學為事者又或崇意見而乖實
際競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以
甚異於所習見以為當然自非精一自信卓然不惑
流俗之士則未可以異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兄輩
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段干
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槩今不知其
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亦出
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耶吾兄以身任作
人之責兄之所以泚諸其身即其所以泚諸其人者

也薦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真血脈路以泚諸
身以泚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其責
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來晉
人所未見僕聞之序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夫小雅
何與於夷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人之際
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為君子之陰夷狄為中
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致陽其
相銷也若鐵炭之不爽其相致也若酸漿之感蠓蟻
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即所以銷小人之氣長君子
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即所以長中國之氣而夷狄之

氣銷故曰真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微矣此
莘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為迂也今
也觀之薦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如前所
謂習見以為當然者其為陰為陽與其銷長之幾亦
略可觀矣大揚旌沙漠之隄而尺組繫單于之頸此
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淑諸其人使人
洞然於陰陽泚慝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其責在
兄矣僕自屏居以來牽於多病齒髮日衰非惟不敢
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室所耽
耽不忘者尚冀脩省補過以不負此心與不負海內

知已者而已

與應警菴郡守

僕迂戇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兼人之才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降色所以獎進禮過於僕者皆出乎常格之外此雖古之高流如蓋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而況草茅迂戇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蓋無夾旬不相往來不相與從容盡談者此其形迹似為煩瀆矣雖然非若

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敢以是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亦已久矣豈特樗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相信之難耳惟在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之為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住山中既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而縱其清遠閒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惟捍彼物累全我真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何如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為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

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
根固于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趣見
不如古人僕每觀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
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為近世才傑而已乎意
者必欲為古人而後已乎如必欲為古人則堅苦磨
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
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多
暇可以進兼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
頑鈍惟不敢惰窳以負相知然寸進或至退尺恐竟
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空早

出進退自是兩途此身既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
亦未為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南直隸廣西湖廣三
省地圖已付馮丞繕寫不識寄到否西洲公奏稿偶
檢出并奉上不宣

又時警菴為提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為賢有
司矣至於為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
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為好提學矣至
於為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丈之為守郡也
既已能為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訟獄為功

矣今之為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為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為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顧責之人不若盡乎已蓋言聲色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卽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諭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不言道德何嘗不言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為根本之慮也辱吾丈知愛竊敢以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

者多不修於實行蓋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為低昂輕重其權寔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為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時免於大過罪今離索日久奈何年且四十益滋無聞見惡之

第 3557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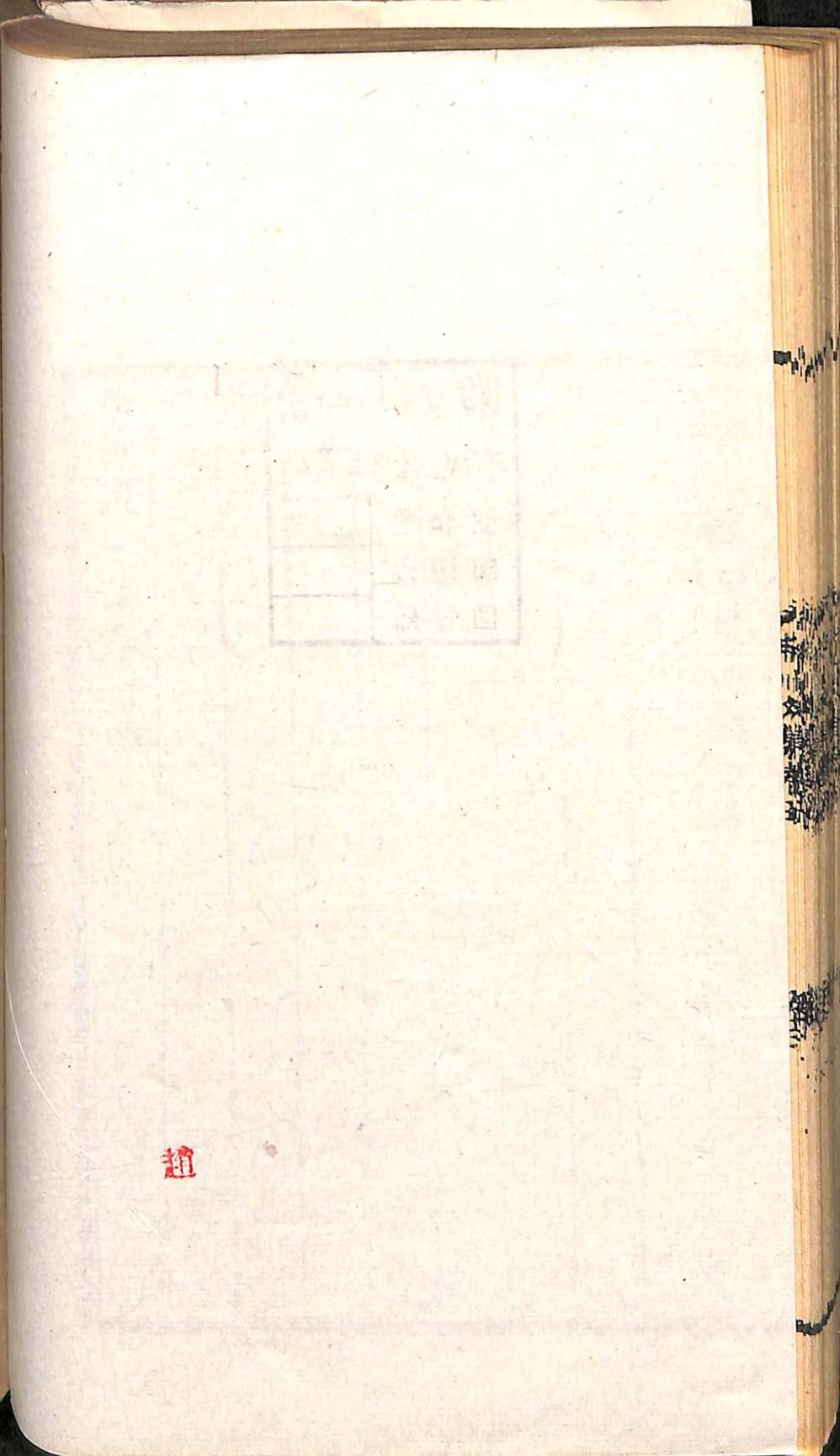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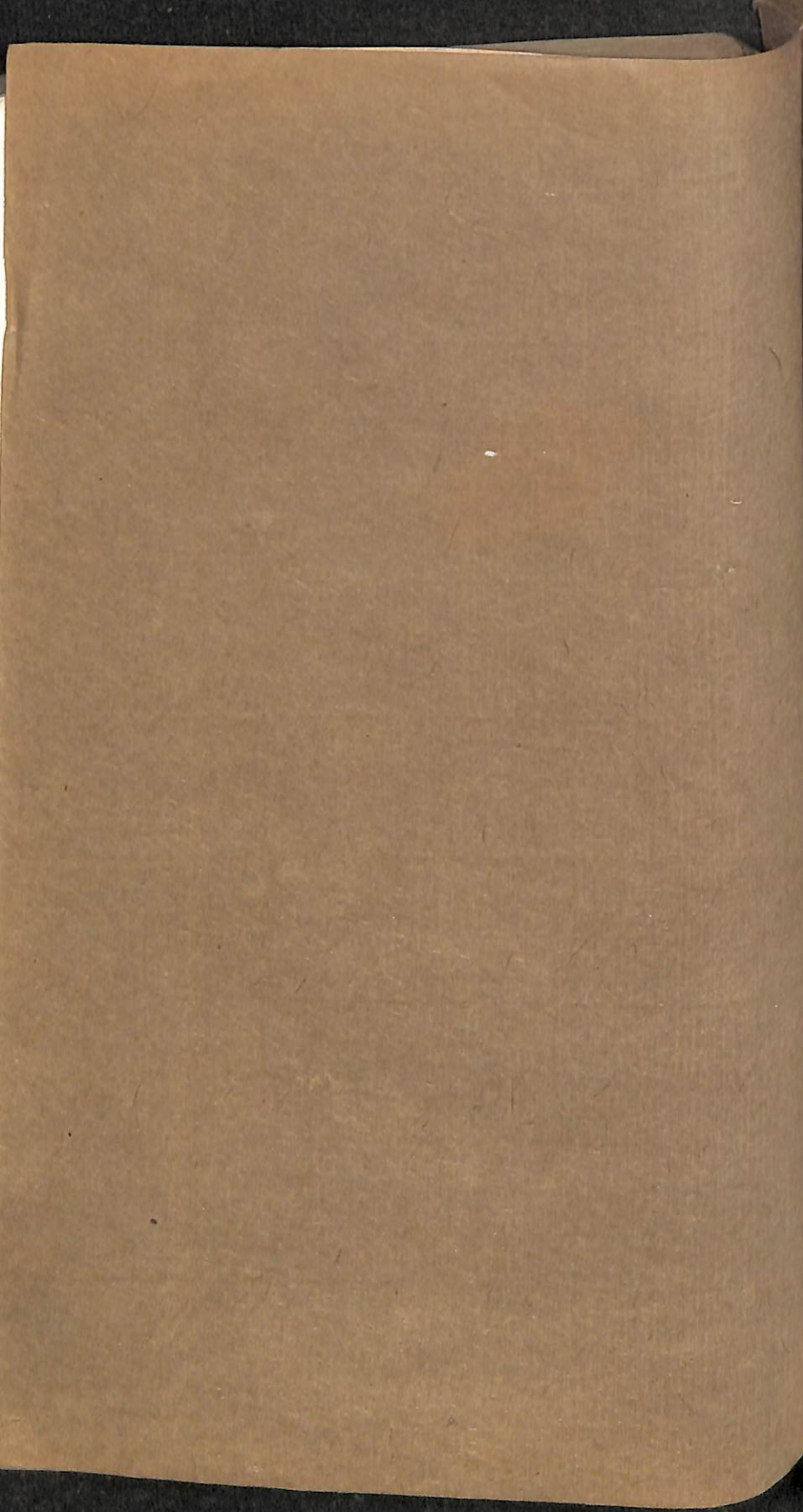
平成 3.11.22

| | |
|-----|-----|
| 聖和学 | 928 |
| 園短大 | 7 |
| 圖書館 | 3 |

感願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荆川文集卷之五

唐荆川文集卷之五



趙

